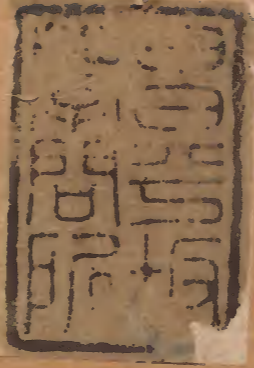


五倫書

十八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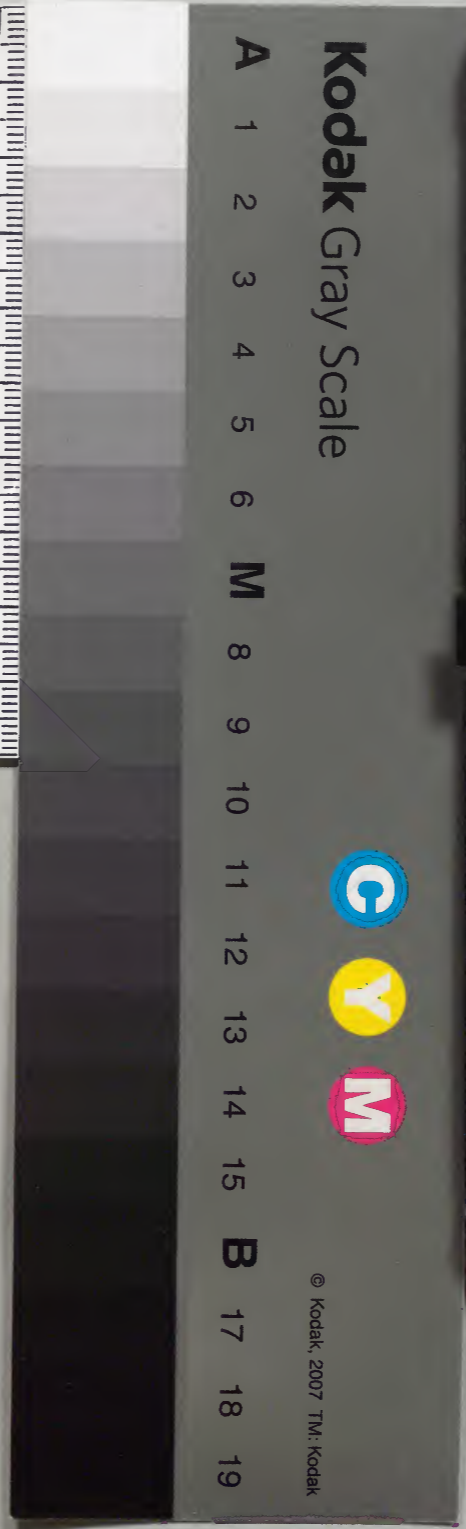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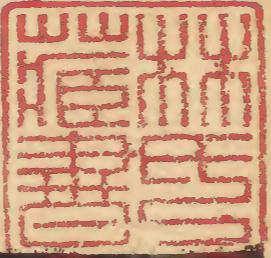
先之次九

善行	賞罰	去邪
郵刑	宥過	征伐
兵政	馬政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八	漢
函	三	五	書
一	三	七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 7 )
函號	299 102





五倫書卷之十八

君道

御寶 善行

賞罰

虞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文王罪人弗孥官人以世

國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

叔狐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子試為我言之

咎犯言於公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孰我以道說我

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

淺草文庫

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  
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  
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  
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  
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  
固為首矣豈敢忘乎哉○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公問於  
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  
詠詠之而已矣又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  
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詠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  
先雍季而後咎犯待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

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  
行之矣

楚莊王以士慶為令尹授之相印中庶子聞之泣曰王  
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  
塗中子盍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  
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  
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  
無所行矣

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治王於是  
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  
人視之甲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  
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  
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  
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  
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  
敢致兵於齊

漢高祖即征斬項羽故將丁公初丁公嘗逐帝彭城西  
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  
還至是請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羽臣不忠使項  
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季  
布亦羽將也數窘辱帝至是購求之急布髡鉗為奴自

賣于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入洛為滕公言之滕公  
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光武以李忠為右將軍封武  
固侯忠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若陘光武會諸將問取得  
財物唯忠獨無所掠光武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無望  
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侯帝微行夜還湯閉門  
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太官賜食諸門侯皆奪  
俸

章帝時尚書令韓稜僕射郵壽尚書陳寵同以才能稱  
帝特以寶劍賜二人者手署韓稜以楚之龍淵郵壽以  
蜀之漢文陳寵以濟南之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故得龍

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書不見外故得推成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虜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唐太宗時顏師古為秘書少監專判正古篇奇字討析申熟必暢本源及注班固漢書上之帝嘉其著述之勞賜幣二百段良馬一匹○帝謂房玄齡有庄卿之善以黃銀帶賜之又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一幣遣玄齡送如晦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賜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

無衰

中宗時劉光業王德壽王慶貞屈筠鮑思恭劉景陽等以厝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政多冤濫帝以光業等雖已云殂亦追奪其官爵景陽見在者宜從貶降其在被殺者各還其官蔭

玄宗開元四年有言者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帝悉召縣令於宜政殿廷試以理入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天寶六載河北道黜陟使奏縣令楊懋等七人有清狀李連等八人有善狀劍南道黜陟使以江

油郡太守趙愷等六人贓狀聞初嘗詔舉守令及是帝謂愷連等宜與遷轉其舉主亦從褒異愷等並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以為懲勸

代宗時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藻曲附度支且于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滉藻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怒藻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亦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意可謂

稱職下有司訊覆藻及趙計並伏罪乃罷藻為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為濃州負外司戶參軍

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馳歸謀率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殺通於其第妻子俱死太祖聞之特贈通中書令以旌其忠而怒彥昇擅殺終身不與節鉞○帝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償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瞻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延讓廉謹進爵秩呂餘慶參知政事曹敏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取下

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爲宣徽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神宗時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論司農曾布使頌以爲式因黜瑜而陞侁爲副使

元太宗時賈居貞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以黃金餽之者居貞卻之帝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世祖時廉希憲爲中書左丞相出鎮荆南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白歸附之初民不聊生皇帝遣廉相來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其澤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及卧疾久不愈召還朝夢書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等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賜黃金五十兩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十二月封右丞相薛顯爲永成侯賜文

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  
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  
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  
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  
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具干法耳今右丞薛  
顯始自肝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  
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蹟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  
宗挫其勇戛意氣迴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  
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

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怒而又殺天長衛千戶  
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旬之於  
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  
甫定即殺將師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  
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贖富之家一以贖所殺  
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  
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  
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



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  
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  
等來既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  
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應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  
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巨無不感激  
至有墮淚者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  
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  
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

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  
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去邪

夏舜攝征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列國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

漢景帝三年襄平侯紀嘉之子恢說不孝謀友欲以殺嘉  
大逆無道詔謂嘉不與及謀赦嘉及妻子當坐者復故

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成帝時故將作大匠解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

歛頰徃役與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詔謂其毒  
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徙萬年  
燉煌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刻漏可以  
永安國家已而詔曰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爲海內獲福  
卒無嘉應皆違經古不合時宜其罷改元易號事賀良  
等下獄伏誅

唐太宗既即位謂裴履通在隋時委質藩寮乃潛圖弒逆  
雖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  
州復詔宇文化及暨弟智及等咸居列職爰在江都遂  
行弒逆雖事由前代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

以厲臣節其子孫並宜禁錮勿令齒敘其黨萊州刺史  
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武  
牙即將元禮並蒙隋代任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構成弒  
逆宜依裴履通除名配流嶺表○貞觀十年治書侍御  
史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百萬帝曰朕  
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知未嘗進一賢士而專言銀  
利昔堯舜抵解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  
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即日黜萬紀使還家

玄宗開元二年以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  
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縣令劉暉楊  
允康璋侍御史封詢行等皆爲酷吏並放歸草澤終身

勿齒○三年冬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待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鳴則御史臺可廢矣帝遽命傑視事數日知為歎縣丞○十九年初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多附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帝由是不悅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於是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代宗時同平章事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辟

吏帝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帝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晏謂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為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德宗初即位以兵部侍郎黎幹害者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詔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又貶左丞薛邕為連山尉時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真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邕自宣歙觀察使徵為左丞其去宣州時盜隱官物以

巨萬計至是殿中侍御史負寓發之故貶為尉  
憲宗初嗣位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  
伾寢陋吳語順宗素所慕狎而叔文微知文義好言事  
順宗亦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  
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羣執誼  
兼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來聽謀議互相推獎  
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  
不拘程式及叔文為戶部侍郎有惡其專權者削去翰  
林之職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月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未幾以母喪去位叔文與其黨謀起復伾請起叔文為  
相疏三上不報伾知事不濟忽呼曰伾中風矣遂輿歸

不出至是順宗傳位於帝二人遂遭貶其黨皆坐貶為  
諸州刺史伾未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穆宗即位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初憲宗時淮西既平  
鏞判度支數進羨餘有寵帝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  
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同列求退不許  
乃上疏論之鏞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  
穆宗在東宮知其奸至是即位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  
月華門宣制貶鏞市井皆相賀竟死貶所○誅台州刺  
史柳泌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憲宗時皇甫鏞與道古  
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  
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

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  
錡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服其金丹多躁已而  
暴崩帝立遂誅泌貶道古

宋真宗時宣政使王繼恩罷均州安置繼恩在太祖時特  
承恩顧及太祖崩之夜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  
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真比及帝時繼恩益  
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  
多請託帝惡其朋結黜之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僨儻之  
物

仁宗即位丁謂以罪罷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  
入謂家謂既敗逮繫德妙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

沒取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  
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  
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帝即問若所  
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題曰混  
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叅軍○慶  
曆八年夏竦免初竦判蔡州慶曆三年召為樞密使至  
京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  
力廉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  
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  
功而歸今置諸二府用之何以勵世帝未嘗遽起拱辰  
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亦力乞毋令入

見即日詔疎歸鎮七年帝欲以疎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脩疎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乃改授樞密使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疎姦邪不可任樞要至是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疎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哲宗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連州安置惠卿初知太原志鬱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觀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魍魎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與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姪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臺國害民率皆攘箠稱首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諂之輔郡反覆教戒惡心不悅躁輕矯詛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迷國不道從舌空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二苗

軾草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與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姪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臺國害民率皆攘箠稱首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諂之輔郡反覆教戒惡心不悅躁輕矯詛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迷國不道從舌空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二苗

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元符中蔡卞專託詔迷之說  
 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  
 帝親劄付外行之章惇雖臣姦然猶在其術中殿中侍  
 御史龔夬論惇下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魏為恣睢  
 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  
 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在滿嶺海自有  
 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  
 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  
 危懼真能自保俾其枯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  
 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  
 其罪如此尚可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

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來之至公昭示譴  
 黜臺諫陳師錫張庭堅等亦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  
 刑以謝天下乃出卞知江寧時惇為相兼山陵使靈輿  
 陷澤中臺諫劾之免知越州○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  
 惇為中丞屢與大獄士大夫或千里赴逮訟理書牘被  
 禍者至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一蔡二惇之謠至是召  
 鄒浩為右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  
 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  
 懼乞罷遂知潭州尋除名發歸田里○蔡京有罪免初  
 京為翰林承旨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  
 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龔夬亦言京

起立犴獄多片善士天下寃之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報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遂出京知永興軍尋奪職居杭州

高宗建炎三年黃潛善汪伯彥免初以潛善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時金兵橫行群盜蜂起一人既無謀略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於於是詔罷

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寧宗開禧三年韓侂胄罷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蕭資善堂翊善史彌遠請誅侂胄以安邦國帝乃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翌日侂胄朝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奪陳自强三官永州居住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太名人盧世榮初以言利見驟拜中書右丞居數月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言其苛刻誅



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相結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亦言世榮奸邪帝始大悟即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獄世榮欵伏遂誅之○尚書右丞相乘哥專擅朝政凡銓選內外官皆由於已由是以刑爵為貨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細紀大壞人心駭愕已復雍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殺之廷臣累劾其罪帝始悟遂命誅之

順帝以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

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冀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險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既又敗殺諸王帝益忿之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其姪脫脫告帝託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帝御玉德殿命只兒瓦牙往柳林黜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偃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未衛伯顏奏陛辭不許遂行詔復使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五倫書卷之十八

五倫書卷之十九

君道

御寶 善行

恤刑

虞舜既受命乃制刑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帝曰皋陶惟茲茲臣庶罔或于于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道君主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周武王告康叔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赦要囚

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穆王命司寇呂侯訓刑以誥四方曰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尔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下日非終惟終在人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罰懲非死入極于病非佞折

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詞于羨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漢高祖六年赦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

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

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

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

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

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二年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

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收朕其弗取其議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死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人為官婢贖父刑罪書  
 奏帝憐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

景帝元年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冷上  
 罪者失職而有罪者不伏茲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疑獄  
 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初文帝除肉  
 刑外有輕刑之多內實殺入答五百者率多死帝遂下

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  
 百日三百二百日二百既減答法答者猶不全乃更減  
 答三百日二百答二百日一百又定箠長五尺其本大  
 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醫一罪乃更  
 人自是答者得全○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  
 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既不能決移廷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細寢密時廷尉史路  
 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  
 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  
 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

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群國歲上繫囚以掠答若瘦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

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即議省刑法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  
有司其議糾舉之  
安帝建光元年君延都尉范滂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太尉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

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天前聖  
 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人無  
 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史息向所私罰在仇隙至令守闕  
 訟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罹其害怨氣傷和以致來  
 告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有微敬始其勅有司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實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捨后尋訓解細泣  
 辜前主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垂所納隍與  
 愚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遐長  
 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  
 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狂滯清潔

愍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夫皇甫無逸檢校  
 夔州總管內委趙郡王孝恭檢校所有囚悉令覆察務  
 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  
 悉令歸首明加勸懲務脩懇植庶使家人足稱朕意  
 焉

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  
 之用蓋風化未治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  
 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  
 罰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  
 帝又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有司覆  
 下獄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

公正善入為法官則姦偽自息帝曰古者斷獄必訊於  
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更  
取公卿議之○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  
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華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  
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復詔諸司真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即了未暇審思五  
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  
下諸刑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  
不舉樂皆令門下省覆奏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  
狀以聞○劉德威授大理卿帝嘗問之曰近求刑細稍  
密其過安在德威奏三誠在至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

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  
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  
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  
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法官咸宜敬慎勿文深  
次骨跡徇疑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又謂大理正王志  
情曰法急則傷入寬則漏罪情實罰在於中平尔宜慎  
之

玄宗先天元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於救  
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抑獄貴於哀矜至於斷  
決諸罪皆著科條守而不失自為良吏聞近白州縣罕

刑書豈可輒因積楚輕絕人命太上皇仁覃萬寓澤被  
群生子變黎庶慎恤刑罰予恭承天訓履奉曆圖時食  
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  
弊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詔曰自古百王欽慎刑法蓋以  
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  
足頃以茲臣擅命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  
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  
人謂不冤幽明之間理皆無濫

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曰獄者人之命也吏者民之師

也更有上下咸宜盡心故漢制獄之疑者讞於有司所  
不能決者移於廷尉蓋欲各脩其職無相奪倫逮於近  
年頗重舊典或滯獄以不斷多避事而上言宜振綱條  
重申釐革自今諸道州府刑獄公事仰一准詔書從事  
○帝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  
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  
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  
刑決大辟錄狀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著為令○帝留意  
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馮炳謂  
曰朕每讀漢書見張繹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朕  
以此望汝賜金帛以勉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蓋聞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覆行誅聖人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可盡心朕勤恤兆民哀矜庶獄每至三伏炎蒸之際隆冬凝沍之時未嘗不念彼園扉憫茲徽纆而猶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害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撓憲令之綱紀傷天地之至和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囚宜令諸處州府軍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月日間奏仍委刑部糾舉○帝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月畔近臣或以爲勞苦過甚帝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語待臣曰刑獄官尤須遴選朕嘗

念四方獄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投訴朝廷無由知之遂下詔曰列聖詒謀眇躬嗣服敢忘惠恤以荷隆平惟億兆之人愛之如子在大小之獄察必以情慮刑典之失中憫繫縲之良苦俯炎蒸之貫序尤所具以軫懷爰示丁寧事申隱悼春言救長寅布教條當體哀矜務於審克勿淹獄并用法慈仁莫臻耻格之風式蕙長羸之氣重念歲頒明詔國有常規頗聞守臣忽於繫制率多懈慢罔或遵行是敷誕告之文以勵從公之節勉思振舉庶幾憂勤  
仁宗天聖四年五月詔曰國家慎擇循良勤恤黎庶必期無訟以洽至仁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未底正治朕

甚憫焉况復太辟之科情有輕重特從上讞式表哀矜  
應天下太辟情理可憫及刑名疑慮者並許具案以聞  
有司毋得舉駁○慶曆三年六月詔曰獄者人命之至  
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方盛夏長養之時  
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時夫以苛為察以刻  
為明豈稱所以哀矜之意哉

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衾薪炭及飲食  
仍委長吏提舉

招宗元祐八年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物皆遂其長養  
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縲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  
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以干陰陽之和非細故

也其詔天下官師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不應朕  
志又令諸獄置氣樓涼窻設漿飲薦蓆杻械五日一浣  
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親錄囚詔中外刑官各務仁平臺憲檢察月具其  
平反以聞歲終考察殿最命兩浙及諸路憲臣親案部  
錄囚○紹興元年刑部請疏決禁囚帝曰此事極好朕  
方念之聞祖宗時尚遣內侍以餅肉徧賜仍具湯沐示  
恩意范宗尹曰祖宗矜庶獄具有著令李回曰聖心卹  
有罪者如此酷吏知禁矣

孝宗乾道二年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  
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御等其輩巧書之弊明審克之

公使奸不懲情罰必當罪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旱疏決中外繫囚有司上寬恤令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兩州縣釋杖以下囚

金熙宗天眷二年復取河南地詔其民約取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元世祖為王時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時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于燕視事丁巳殺二十八人其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力者遂追還取杖者手試刀斬之王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丁巳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

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又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王曰吾以漢人徇私用秦和律處事致盜賊滋衆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及即帝位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百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仁宗時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釋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延祐二年勅大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剗

割者以重罪論凡贖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十月命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須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月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

久遠之法○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秋請以身代

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地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皇帝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

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堅言也

永樂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太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太宗皇帝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二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徇冤爾等更從容審之十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

仁宗皇帝時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替輔德政

用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各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三員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太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煨鍊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論重囚卿三人必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人者同審

宥過

虞舜宥過無大

周武王告康叔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秋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即中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解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候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元帝時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單于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單于頭畧漢民四百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而湯素貪所囚獲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更士按驗之湯還上疏言臣與更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今司隸反逆收

擊按驗是為鄧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及論功丞相匡衡以其擅興師矯制如加爵土恐後奉使者生事變夷為國招難帝復納宗正劉向言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

光武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累下潁川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貰歆以為鄧禹軍師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校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五

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隋文帝時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別頗事產業遺家奴於人間鬻薑蕪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帝祠泰山至洛陽帝責讓之因問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其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

唐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為國子主簿初王充兄子太之守河陽也引隆為賓客太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

太隆為天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曰  
雍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  
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顛新野康安  
禮河東敬播俱為脩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  
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為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  
為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為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  
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永徽三年春夏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  
曾相結命梁建方破之於牢山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軍還御史劾奏建方追遼帝以其有功釋不問○咸亨  
初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

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眾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  
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帝思其  
功復召見謂曰往歲萬年宮徵卿我其為魚矣卿又北  
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  
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拔下故不擊賊致  
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  
所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搗邪於是起為瓜州長史尋拜  
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元年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  
軍容坐于幕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  
元振曩戴上天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望



寬宥以從入望帝子捨之流新州○是年以李暢為夏  
州刺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  
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  
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夏  
州刺史令嶠為隨暢之官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洛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  
頃陷賊偽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捨其  
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  
主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  
不知德宗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曖辭以君喪被

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  
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董宗本宗本之子遵誨為藉  
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  
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帝  
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  
衣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太祖即位召遵  
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皇恐請  
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自驍武指揮  
使拜馬軍都軍頭尋授通遠軍使  
真宗以馬亮為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平帝召問

蜀事會械送賊註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仁宗嘉祐元年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乞宥其罪帝乃召介知諫院

國朝

太宗皇帝時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勅晟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

一而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待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為善者息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五倫書卷之十九

五倫書卷之二十

五倫書卷之二十

君道

御寶 善行

兵政

周成王時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  
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  
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  
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  
六井有戎馬一牛三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  
兵車一乘牛十二甲三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下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

五倫書卷之二十

邑居園圃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  
 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按舍以苗秋治兵以緡冬大閱  
 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  
 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  
 牧連帥比年簡軍卒正三年簡從群牧五年大簡車徒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為之板以待之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  
 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  
 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息與其奇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  
 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官伯掌王  
 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  
 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齊桓公用管仲之說作內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軌  
 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  
 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  
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  
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三分其國  
為二十一鄉公率五鄉高子國子各率五鄉其卒伍定  
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  
福共之緩急足以相助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  
以安諸夏世稱節制之師

漢高祖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南軍為宮城  
兵衛尉主之北軍為京城兵中尉主之凡民年二十三  
為正丁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  
年五十六衰老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南北二軍不出民

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之以備軍旅有輕車騎士  
材官樓船之別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常以秋後講肄課試之

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馳射上  
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霸上棘門細柳

武帝平百粵內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  
虎賁八校尉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之事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  
千人以謁者監之朔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立  
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東郊門以薦陵廟  
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鬃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大

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騶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  
束帛以賜武官武官拜兵君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  
驅劉即驅虜殺兵官皆建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  
之

唐高祖初置府兵其制始於西魏後周而備於隋為十二  
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府折閱中為十二道皆  
置府兵以隸後改道為軍其法一寓於農君處教養蓄  
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自每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及天下既定廢十二匹改驃騎為  
統軍車騎為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一人以察戶口課農  
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  
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  
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  
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二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  
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申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民年二十  
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餘為步兵每歲  
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兵二十萬

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引木陳於長  
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二帝  
親授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陳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  
奔走縱觀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既平諸國聚勁兵於京師躬定  
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  
月之號分領於殿前侍衛二司尋詔二司簡其驍勇者  
升爲上軍疲弱者退爲剩員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  
下以補其缺後復簡強壯者爲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  
樣招收長吏部送詣闕分隸諸軍帝御講武殿親臨試  
之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剝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

以木槌爲馬槓施韋韜徂馳騎相繫皆取其不避者分  
等級以遷隸之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木  
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選精卒號木虎捷  
習戰池中又詔諸道選材力技藝過人者收隸禁軍以  
備宿衛厚其糧賜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以一當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  
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拍縱不  
師如一軍容甚整帝大悅以金帶賜翰復獎諭之○九  
年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紉之帝曰兵雖衆苟不簡閱  
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  
銳倘統師得人何敵不克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

五倫書  
君德章下  
五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選江淮水軍於金明池習戰其  
江浙淮南諸州亦令選卒教習  
神宗以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  
又令內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黃帝制八陳武  
侯造圖桓温以為常山蛇勢蓋即九軍陳法韓擒虎以  
授靖時知者多故作六花陳八陳即九軍九軍方陳也  
六花陳即七軍七軍圓陳也陳以圓為體方陳者內圓  
外方圓陳者內外俱圓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  
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  
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朕今采古酌今營陳同十

法止曰營行曰陳營為正陳為奇也

元世祖置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  
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內立五衛以總  
宿衛諸軍衛役親軍都指揮使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  
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而移都鎮撫司屬行  
省軍士有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其法家  
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  
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闔下馬則屯聚牧養既乎中  
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丁論或以戶論其嘗為軍  
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  
丁死陳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



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帝以兵籍為軍機重務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有事則有司調狼軍司調兵弓弩戈甲歲有常貢

國朝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察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

注啓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在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待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謀也

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觀戰陳之事闔  
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何暇論古法耶

馬政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  
馬田馬騶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家四閑馬二種如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皆掌  
六馬政者也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凡  
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  
飾黃駒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列國衛文公木布之衣木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故  
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言所畜之馬七尺而  
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

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  
牧于坳野而其馬之多馴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  
極其盛而國之殷富為可見故詩人作頌以美之曰思  
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  
無邪思馬斯徂蓋言其牧馬之盛由意之遠也

漢文帝初年廢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班氏居塞  
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是時內郡之盛  
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不聚會

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  
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太僕牧師諸苑三  
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  
三萬匹

武帝征伐四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  
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廢馬有四十萬自遺衛  
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焉晚年乃詔修馬復令以補  
缺使毋乏武備而已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

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內郡之制也至於  
邊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唐高祖得牝馬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  
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  
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

玄宗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  
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開元間有馬四十二萬  
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焉  
德宗建中元年市閑騎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  
羗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  
中使以緡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

城平涼天水真廣千里畿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廢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廢使長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二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紛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爲左右天廐使閑廐

使爲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天廐院爲騏驎院天駟監爲天廐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又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帝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牧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真宗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羣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驎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二月出就牧放秋冬

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仁宗時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驎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諸監之外者知別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孽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入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并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合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帝謂文彥博曰馬政之盡善繇群牧判官國冀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合符權群牧判官尋詔合符及劉航刪脩群牧司敕令

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邵尤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救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又詔河

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  
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  
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刻專隸樞密院不  
隸於羣牧制置

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當就水草地是日  
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爲牧地郡守帶提領選差  
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帝曰兵以馬政爲先唐開元間  
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繡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如  
王毛仲陳馬若錦綉則盛矣

元文宗天曆初以所括河北諸路馬四百匹給宿衛阿塔  
赤二百匹給中官阿塔赤餘二千匹分牧於內郡

征伐

黃帝以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乃習用于戈以  
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諸  
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禽殺蚩尤遂代神農爲天子  
夏啓初立有扈不服啓親率六師往征之誓曰嗟六事之  
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  
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  
之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是吾德薄而教不善  
也於是親親長長尊賢使能基年而有扈氏服

商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湯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為  
之耕老弱餽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  
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報讎也○湯一征自葛載十一  
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畊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湯以  
夏桀無道暴虐其民率師征之誓于衆曰格爾眾庶悉

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報祀于周廟柴望大告武

成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叛王親征之既伐淮夷遂踐奄遷  
其君于薄姑

宣王時淮北徐州之夷叛王自將征之乃命大師皇父  
整治六師程伯休父為大司馬使左右陳其行列往除  
其亂故常武之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  
如虓虎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濯征徐國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  
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列國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匡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取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遂及諸侯盟

漢高祖為沛公時引兵擊秦至曉關秦遣兵拒高祖擊破之進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出降軹道傍諸將請誅之高祖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人且人以降殺之不祥遂屬之吏及伐楚引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諗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我后不郵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於是遂進師伐桀放之南巢

高宗時盤庚既沒而般道衰楚人叛之遂用武以伐楚入其險阻以致其衆三年而克之盡平其地故般武之詩曰捷彼般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瘳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周文王時密人侵阮徂共遂往伐之故皇矣之詩曰密人不恭取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王聞崇侯虎茂梅父兄不



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乃往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  
武王伐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  
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途倒戈攻于後以此  
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經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不道放  
弑其生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主宜率  
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高祖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  
為義帝發喪祖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義帝江南大逆無道  
寡人悉發閔中兵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  
弑義帝者諸侯遂皆從之漢軍大振焉  
光武始為將軍討王莽至鄆定徒悉發諸營兵諸將貪  
惜財物欲分兵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  
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自將步

騎爲前鋒莽將王尋王邑遣兵合戰光武斬首數  
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  
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  
百大敗莽軍盡獲其軍實關中震恐海內豪傑翕然響  
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於天下及誅莽光武  
以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黜陟能否遣囚徒除莽  
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大悅爭持牛酒迎勞○建武三年  
馮異破赤眉劉盆子於崤底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  
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以其衆三十  
餘萬肉袒乞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帝明且大陳兵馬臨  
洛水謂盆子丞相徐宣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勤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宣叩頭曰臣  
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  
懼誠喜無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隋高祖與陳隣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  
侵掠如故故伐之會陳宣帝殂高祖即命班師遣人赴  
弔書稱姓名頓首陳後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  
宇宙清泰高祖不悅又謀伐之謂臣下曰我爲民父母  
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  
高祖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楫於江曰若  
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後送爾書暴後主二十惡寫詔

徧諭江外遂伐之

唐高祖起義師伐隋將發大原杖白旗誓衆以少子元吉爲太原留守既下山西諸郡子世民北徇三輔郡賊兵師利盩屋賊何潘仁等俱來降帝次馮翊自下邳以西所經隋行宮苑籩悉罷之出官女還其家遂次長樂宮遣使諭隋代王侑及留守衛文昇等不報乃圍城下令曰有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族京城既克命收圖書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太宗討群盜而河郡不下進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果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

德儒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鴛鴦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

宋太宗自將伐漢主劉繼元至太原城下督戰益急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怒益都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軍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復手詔漢主速降當始終保富貴且又慮城陷害及良民麾兵使却漢主遂降  
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帝北巡至南澶州虜騎已過魏州矣帝疑不欲渡河寇準勸帝北渡以固士卒心帝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帝避之蜀王欽若勸帝避之金陵帝

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帝曰顧所畫如何耳  
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  
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  
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  
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賊盜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  
帝遂渡河至澶州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令將士迎  
擊之勦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請和而去

元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鬼之地夜宴姚樞樞陳宋太祖  
遺曹徽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  
呼曰汝昨夕言曹徽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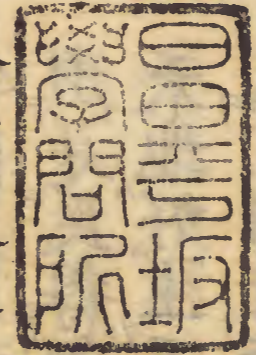
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爲旌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由是民得相完保○帝征雲南劉秉忠從之謂世祖曰  
天地好生王者不殺世祖然之故克城之日不妄殺一  
人○帝師師伐宋張文謙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帝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  
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國朝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告廟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  
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  
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  
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

之誠未踰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  
 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騁於  
 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  
 師威不振之勇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  
 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五倫書卷之二十

